

# 当“乖”成为表演：我们如何教会学生真实

□伍晋弘

这学期，我承担了班主任的工作。在班级事务管理中，我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核心是希望将更多的自主权交还给学生。

目前不少学校倾向于采用统一而严格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操作简单、见效快，却也无形中压缩了学生自主选择与独立思考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从入学开始，作息、学习、生活几乎都被细致地规定好，很少有会尝试自己做决定。

我常常称赞那些见到老师主动问好、学习自觉高效、对师长言听计从的学生。这些品质当然值得肯定，但当它们仅仅成为对外部要求的机械回应，而缺乏内在认同的时候，我们或许要问：这些表现是否真正源于学生的内心？

学生并不一定认可学校和老师的做法，但慢慢意识到，为使自己免受恐惧，应该学会在表面上满足大人的期待。

学生往往不是发自内心地想要改变，所以割裂与双标的种子就此埋下。教书这几年，我偶尔会在校园里看到学生状态割裂的样子：

在班主任眼皮底下老实本分的学生，一旦班主任离开一段时间，各种恶作剧、挑动矛盾甚至发展到打架斗殴；在教师面前彬彬有礼、协助教师维持班级纪律的学生，一到课下就动不动脏话连篇；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与教师热情互

动的学生，在课堂之外、在网络PUA看不惯的同学，给他们起外号……

这种割裂性格的形成，实际上是情绪的发泄，很大程度上和学校的严管息息相关。如果学生经历多年的严管进入社会，就会把这种表演的技艺发扬光大，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入职以来，我对学生、对教育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些上级下达的指令，我会尽可能地寻找平衡，即在基本满足学校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给学生自由、为学生兜底。

当我只是普通任课教师的时候，我不会对学生的不认真听课大发脾气，并且我还会允许学生拒写我布置的作业。

这学期我做班主任，我深信，只有当学生感受到表达自己的需求是被允许的、是安全的时候，真正而深刻的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严管的大环境我无法改变，但我可以力所能及地使学生免受来自自我的恐惧。

与此同时，当学生看到有教师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而不是为某些言行披上虚伪理由的外衣时，学生才会发自内心地尊敬他们，接受他们的建议。

因此，我不觉得“做学生思想工作”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对学生做的思想工作。

大课间有20多分钟，学校要求学生迅速集队下楼跑操。

记得有一次大课间，学校照常组织

跑操。当时刚下过雨，天色还很阴沉，我犹豫着要不要让学生按时集合，看了看手机，没有收到学校暂停跑操的通知。于是，我让学生先在教室里看一会儿视频，等待进一步安排。

没过多久，广播响起，催促各班迅速集合。我们班由于没有提前排队，最后一个进场。结果，班级被扣了分，还被要求加跑几圈。有些体力不支的学生掉队时，还受到了批评。

事后，有同事提醒我：“不要对学生太好，严格要求。一会儿回到班上，你再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吧。”

我可能做什么思想工作呢？在我看来，这群学生被罚是十分无辜的，我实在做不到昧着良心去指责他们跑操队伍有多么不整齐、口号有多么不响亮。

待学生都回到座位上，我对他们说：“今天大家跑操被罚，多跑了几圈，主要还是我的原因。如果不给你们放视频，你们也不会集合得比其他班级慢，所以有怨气的话不要怪学校，怪我就好。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停了一会儿，我又补充一句：“今天的事因我而起，大家跑那么多也不容易，晚上我给大家买冰棍吃。”话音刚落，班上就爆发出欢呼声。

虽然这节课被耽误了十来分钟，但最后还是顺利地上了。

一根几毛钱的冰棍，加上一句真诚的道歉，我就把这个思想工作给做完了。

为什么现在很多学生听不进话？因为他们一眼就识别了大人的虚伪。

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网络让学生越来越感受到封闭的校园生活与现实生活的落差。

当外面的世界鼓励用AI创造出各种优秀的作品时，校园里依旧盛行分数至上的单一评价标准；当大家都在探讨教育的更多可能性时，不少学校仍在强化内卷与竞争；当越来越多的人凭借热爱找到自己毕生的事业并乐此不疲时，学校里仍然在强调努力和吃苦的重要性，强调“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天赋”的单一叙事。

许多人依然固守着“严抓才是负责任”的教育观，拒绝改变观念，习惯于追求立竿见影的管理效果。然而，今天的学生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他们接触的信息更广，思考方式更多元。其实不是学生变得更难管理了，也不是知识更难传达了——而是时代变了，教育方式也应有所改变。



## 学校教育立足于「知」 家庭教育侧重于「行」

——家务劳动教育，是学校的事，还是家长的事？（续）

静若夏柳

既然是家务劳动，就应该是家长的事，让家长带领自己的孩子共同参与更为合理。

在家务劳动的过程中，家长不仅能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意识，还能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父母日常操持家务的辛劳，从而使亲子关系更融洽。

教师不应把手“伸得太长”，过度干预或主导学生的家务劳动。这属于“家事”，而非“校务”。

教师应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引导他们树立热爱劳动的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而不是对家庭内部的安排指手画脚。

再说，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家务劳动也各有侧重点，教师不宜统一布置家务作业，这种做法脱离实际，难以真正发挥劳动育人的作用。

徐如松

劳动教育是“五育”之一，其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德育、智育、体育和美的元素，具有综合育人价值。中小学生学习劳动教育的实施阵地主要有两个——家庭和学校，需要家校协同推进。

教师不能以“家务劳动属于家庭事务”为由推卸责任，而应在劳动教育中发挥专业指导作用，从激发兴趣、技能提升、习惯养成等方面给予引导和示范。

树人中学张祖平

我认为“家务劳动不应纳入学校教育”并非否定家务劳动的教育价值，而是基于对教育分工边界、学校资源限制、家庭责任回归以及劳动教育本质差异的考量。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家务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家庭生活实践，其教育功能的实现高度依赖真实、持续的家庭生活场景。而学校教育具有公共性和标准化的特征，与家务劳动的情境性、个性化特质存在天然差异。

其次，家务劳动教育的有效实施需要特定的场地、工具、安全保障以及个性化的指导，而当前大多数学校的资源配置难以满足需求。

再次，家务劳动本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家长通过言传身教，向子女传递家庭责任感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若由学校主导或强制布置家务作业，可能会引发家长的依赖心理，误以为“家务应由学校来教”，从而弱化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最后，学校教育应与家庭教育各司其职：学校应聚焦于社会劳动认知与集体协作能力的培养，如组织校园值日、公益劳动等；而生活技能、家庭责任等方面的教育，则应回归家庭场域，由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引导。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部分学校虽开设劳动课程并布置家务作业，但相关事务常由班主任协调落实，无形中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

同时，学生在完成某些家务时存在安全风险，一旦发生意外，学校可能面临不必要的责任纠纷。

葛永锋

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家政课程，是为学生补上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课。其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学生逐步成长为能够照顾自己、懂得经营生活、有家庭责任感的完整个体，培养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负责、如何关爱家人的能力。这些能力将伴随学生一生，成为他们未来面对生活挑战的坚实底气，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学校教育主要立足于“知”的层面：通过家政课程系统传授标准化的生活技能与方法，并提供展示与交流的机会。

家庭教育则侧重于“行”的层面：为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创造真实机会，提供动手实践的生活场景；家长应积极引导并陪伴孩子坚持实践，将家政技能转化为日常习惯；在平等互动的过程中，鼓励孩子大胆尝试，及时肯定其点滴进步，在亲子协作中增进理解与情感联结。

要培养有责任、会生活的合格公民，顺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必须推动学校、家庭与社会协同育人，实现“知”与“行”的有机统一。

## “卧底”朗读者

□江山市中山小学 邱云燕

当夕阳的余晖漫进教室时，我正对着《小英雄雨来》的课文发愁。我让学生读这篇长达8页多的课文，学生们的声音却像秋日的晨雾般稀薄。前排的朵朵把书页翻得哗哗作响，后排的小胖托着腮帮子对口型，这一幕场景刺痛了我：朗读何时成了学生们的负担？

周五，清晨的露水还未散去，我脸上挂着笑容走进教室。“同学们，今天我们玩一个特别的游戏——朗读特工局。”我举起特制的“侦探徽章”道具，教室里瞬间沸腾。

我在白板上出示了一张画着放大镜与声波图案的海报和一张特工任务图，教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所有的眼睛都像被黏住了。

“现在需要招募一名声波‘侦探’和一名‘卧底’特工。”话音刚落，40多只手齐刷刷举成小树林。

穿蓝卫衣的小杰被选为“侦探”在讲台上面对，他的手指紧张地揪着衣角。

背着小杰，我们悄悄地指定扎羊角辫的小婷成为“卧底”。她立刻把课本竖得像盾牌，却藏不住发红的耳尖。

在这个游戏里，“卧底”就是一个假装读书的人。他混在大家中间，只做出口型，但不发出声音，尽力隐藏自己，不被发现。

“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条还乡河……”当《小英雄雨来》的朗读声响彻教室时，“侦探”小杰像警觉的猎犬，贴着过道，挨着座位仔细地搜寻，突然在第三排停住——朵朵正用书挡着脸，可颤抖的睫毛暴露了偷笑的破绽。

可“卧底”并不是朵朵，她的夸张举动只是为了干扰小杰。

第一部分朗读结束。我请“侦探”报告他的调查结果。“报告，‘卧底’是小婷。”小杰洪亮的声音惊飞了窗外的麻雀，被“逮捕”的小婷涨红着脸，教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游戏玩到第三轮，规则已进化出全新版本：两组“侦探”对抗模式。每隔几轮角色都会重新分配，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在不同角色中锻炼朗读与观察能力。

“卧底”要努力表演，让自己的口型和表情看起来跟真读一样。其他学生则要读得越响亮、越整齐越好，这样“卧底”的队友才更容易被保护。

朗读声引得路过的教师探头窥看。最让我震撼的是平时沉默的转学生小林，当他作为“卧底”完美伪装5轮未被发现时，全班自发为他鼓掌——这个总把课文读得蚊子哼的学生，此刻眼里闪着从未有过的兴奋光芒。

晚上，班级家长群消息不停：朵朵妈妈发来视频，全家正用“卧底朗读法”比赛读《芦花鞋》；小林爸爸留言说孩子洗澡时都在练习口型同步。

当校园的梧桐花落满窗台时，我批改着以“特工行动”为主题的作文。小杰写道：“当‘侦探徽章’别在我胸口时，书上的文字突然变成密码，我要用声音解开它们。”

曾经最怕朗读的小林这样描述：“躲在同学们的声音里，我好像变成了隐身的侠客，每个字都是我的暗器。”

当朗读训练被赋予“特工行动”的故事外壳，“卧底”要挑战自己的表演能力，“侦探”则要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学生们不愿意的“大声朗读”变成了每个人都想积极参与的团队任务，一举改变了原先的班级朗读风貌。



近日，绍兴市柯桥区华舍中心幼儿园大班的幼儿们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体验活动。绍兴市公安柯桥分局巡特警大队的教官们耐心地向幼儿们进行国防知识教育、队列训练、叠被子训练等。在叠被子训练中，在教官的一对一指导下，幼儿们纷纷动手尝试，更在过程中体会到军人严谨自律的生活作风。（本报通讯员 胡艳华 徐可欣 摄）

## 教无定法

### 让学生痛快淋漓地演一场课本剧

□湖州市吴兴区城南实验学校 吕玉华

语文学习中，学生往往很害怕咬文嚼字地分析，但对教学建议提出的课本剧演出表示欢迎，都很愿意尝试一下。

每当我还在征询学生的意见，学生马上就开始了热烈讨论；而当他们静静等待他们静下来时，其实他们已经在选角了——谁演男一号、谁演女一号。

我提醒大家：成功的课本剧一定要有好的剧本，包括角色的台词和舞台说明，舞台说明要交代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提示人物有哪些表情、动作，准备好哪些服装、道具、布景等。

我从网上找来一些课本剧视频，让学生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一开始看视频，学生都笑了，觉得表演有些夸张。但当他们慢慢融入剧情之后，开始认识到课本剧不是闹着玩的，背后需要很多精力和努力。

一些学生开始退缩，说自己做观众就好，还有的学生说只想做幕后服务工作。

我意识到这是重要的教育契机，于是告诉大家，一场课本剧需要一个完整、团结的工作团队，编剧、导演、剧务、演员要协同配合，共同努力才能出成效。

我建议学生按照自己的才能和喜好分组，接下去的语文活动时间就交给学生，他们自主研读教材文本，理解小说主旨，着手编写剧本。我还建议他们要注重把握人与人、人与环境、人物内心的冲突。

角色选定很重要，演员需要对剧本有准确深

刻的认识和思考，并通过不断揣摩提升表演能力，理解人物的身份、性格、思想、感情，特别要关注人物语气、语调的处理，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

课本剧《孔乙己》将在第二周的语文活动课上展示。之前，学生告诉我，在排练中，他们对孔乙己两次拿钱的动作“排出九文大钱”与“摸出四文大钱”作了细致的比较，区分孔乙己在两个阶段不同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以便让观众看到他的生活正在越来越不堪地走下坡路。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这个团队编写剧本三易其稿，小的改动更是不厌其烦，为的是让细节能够再细化一些。

这说明我的学生开始关注细节了，还爱上了写作，而且乐在其中。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发、自觉、自主的学习，充分体现了学习的主人翁意识。

演出开始了，学生们全身心投入，无论是表情、体态、对白，还是语气、语调，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在《变色龙》一剧中，学生们把演出重心放在服装——主人公奥楚蔑洛夫的大衣上。大衣穿上、脱下、披在肩上，在不同场景下，代替语言为剧情服务。

如在《孔乙己》一剧中，咸亨酒店里的顾客你一言、我一语地讽刺，让观众可以细腻地感受到孔乙己的内心是如何痛苦的。

有一个学生写道：“我喜欢课本剧，喜欢写剧本、背台词，也喜欢在大家面前演出。”这是语文学习的另一种方式，既有实践性又有趣味性。有课本剧活动这个任务驱动，学生会主动深入文本学习，语言表达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得到有效的提升，同时又能活跃课堂气氛，真正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人。

